

# 南通实验通剧团:当年艺苑有蕙兰

□陆长祥



20世纪50年代,在党的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,文化艺术工作一片欣欣向荣。

革命战争年代,坚持在南通城近、远郊的兴仁、西安、石港、英雄、刘桥、平潮,以及金沙、石岸等地浴血奋战的革命前辈中,有许多同志植根于这片土地,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、充满醇厚乡土气息、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戏曲——童子戏情有独钟。由刘光、沙衡等老同志倡议,经过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曹从坡、市人民委员会文教科长徐冬昌、季茂之等同志的努力,1957年成立了一个市级水平的南通市业余童子戏剧团。

经过一年的摸索和运转,在业余剧团的基础上,由政府发文于1958年10月正式组建了南通市童子戏实验剧团,1960年5月更名为“南通市实验通剧团”。市文教科剧团配备了得力干部和管理人员,季歇生、贾佩峰、黄炳文、张清华、朱锦泉、万灿远、周锦堂等一批同志曾先后在剧团工作过。在他们的带领之下,剧团的各项工、演出业务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,使南通的童子戏演艺事业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剧团几乎集结了童子戏唱、念、做等表演艺术上极有造诣和个人特色、扮相和嗓音都深受观众青睐的一批童子戏艺人。他们中有王金生、陈映田(陈泉)、李金玉、李步高、陈瑞生、陈桂林和陆桂英等人。

童子戏艺术中最主要、即最能吸引观众、打动观众,能让观众如痴如醉

忘掉一切的,是童子的唱功和嗓音。可以说,当时南通近、远郊的观众喜欢听童子戏的那股劲儿,毫不低于“宁愿舍一顿饭,不舍二人转”的东北老乡。

团长王金生唱的童子调高亢豪放、潇洒飘逸,听了以后让人痛快淋漓、浑身舒畅。演员陈映田则各种曲式曲体的童子唱腔信手拈来,演唱雍容华丽、珠圆玉润、棱角有致。李金玉对南路、东路的童子曲牌运用自如,唱的童子调委婉、缠绵、甘美、深邃,像涓涓细流沁人心脾。其他的童子艺人也都是行家里手,各有妙招。剧团就是一个童子戏人才荟萃之地,他们都可称观众心目中的明星。

剧团借住市文化馆大成殿后中院及泮宫桥旁的两层小楼,日常练功、排练以及市区小型演出都在文化馆的小剧场里进行。几年下来,剧团除了演绎童子戏中素有观众口碑的一批古装传统戏剧目(如《李兆庭》《秦香莲》《珍珠塔》等)外,也挖掘和抢救了一批濒临失传的老童子戏剧目,如《陈英卖水》《王清明合同记》《秦雪梅吊孝》等。与此同时,还创作和排练了一批反映新社会、新生活、新思想的现代剧目,如《抢伞》《丰收之后》《水稻大王》等。演出使用的服装、道具、灯光、布景等也是设法不断创新,老观众们反馈过来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剧团还逐步吸收了一批新型的文艺青年,又从市歌舞话剧团、越剧团、南通县文工团选调人员,充实队伍。

1959年12月的江苏省地方戏曲观摩汇报会上,童子戏首次走出南通,

曾经市里文化界的一些人士,对原有的童子音乐如何保留、如何使用、如何发展,是有不同想法的。

一部分人认为童子音乐已经过时,倾向对童子音乐大动手术、大幅度改造,逐步走“新歌剧”的道路。这种改造在当时曾一度推动了童子戏向都市文化发展的进程。

另有一些人希望保留童子音乐的原腔原调、原汁原味,不希望对其过多地动手脚,以为童子音乐若离开了生它养它的水、肥、土壤,就会成为一棵无根之苗,渐渐失去原有的基调和乡土魅力、平民气息以及南通的风情风韵,以致渐渐失去原有的铁杆戏迷和观众。

我曾在1981年4月21日《南通市报》文艺版上《谈通剧》一文中表示,童子音乐已历经百年以上的锤炼,基本定型,而且在城郊远近能唱上一段的“知音”比比皆是,以不改为宜。如果改成了“通歌”,反而不好。欢迎大家与我探讨。

左图:当年剧团的节目单;作者在《南通市报》上发表《谈通剧》一文。

登上南京的省级舞台,上演了由刘海铭、汪巧主演的现代戏《上河工》。

1960年7月剧团的中型现代戏《绿野红花》在南通专区第四届现代剧会演中荣获创作奖和演出奖。

1961年由孙大翔编剧、李少麟编曲,吴健、罗浩、易纪导演,刘海铭、陆瑞芝、汪巧、易纪等主演的大型五幕现代戏《好书记》,不仅演员阵容宏大、乐器配置丰富,还首先在童子戏演出中使用了小提琴、大提琴、扬琴、木管等,舞美也突破了旧的框框,使得全团演艺水平上了一个档次。该剧上演不久,团里就接到省宣传部门的通知,赴南京为中共江苏省委扩大会议进行了专场演出。

1963年7月,剧团在人民剧场(现更俗剧院)上演大型现代童子戏《杨立节告状》,连演37场,场场爆满,一票难求。

剧团还先后深入到33个人民公社巡回演出了《好书记》《李双双》《白毛女》《女驸马》《活捉罗根元》等10多个现代剧目,演出384场,观众达18.3万多人次。

南通市实验通剧团在前后长达7年的的时间里,不仅丰富了南通观众的文化生活,让众多的童子戏迷们经常欣赏到自己喜爱的乡音、乡调、乡曲、俚语,同时也弘扬民族传统文化、传承地方民间戏曲方面作出了重大深远的贡献。

由于时代等一些复杂的原因,剧团1964年9月撤销解散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,市实验通剧团

虽然停办,但是我市近郊和通州区童子戏的演艺活动并未停滞下来,他们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在延续滋蔓。在广阔的江海大地上,为数不少的民间演出团队顶着烈日、冒着寒风,足迹遍布城区和大小乡镇,既满足了广大童子戏迷听戏的愿望,同时也让童子戏这一朵江海平原的民间艺术之花代代相传。

1977年4月,市文化馆通剧小组创作和排演了《换筐》《喜搬家》《三家亲》等现代小戏,同年12月,小戏《谁住这间房》参加了省业余文艺汇演,获创作奖和演出奖。

改革开放以来,由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有力保护,童子戏又获得了新生。通州区及南通市非遗保护中心通过调研、整理,分别把童子戏向省、国家非遗保护机构进行了推荐和申报。2006年,童子戏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;2008年,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当年在市实验通剧团工作并作出贡献、陪伴了童子戏演艺事业一生的老童子中,有的后辈继承祖业,继续活跃在童子戏的舞台上。如李金玉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,然而他的两个孙女李美芹、李美华继承了祖辈的才艺,活跃在童子戏的演艺活动里。李美芹先后被授予通州区和南通市的“非遗项目童子戏传承人”称号。

我市非遗保护部门在开设多个展览基地的同时,开办了多个传承基地。不仅向社会和广大市民开放了一扇宣传和展示的窗口,也给予了众多非遗传承人和广大爱好者一个家。

# 江海廉韵

## 清廉武官高山公

□海华

1921年秋,清末翰林沙元炳为同乡如皋《高氏宗谱》作序,言及:“南乡高氏,县之巨族也。其闻人名达于方志者六。”所谓巨族,必是名人辈出。沙公序中就有例证:“当清康熙时,高氏山公、涟漪两先生,父子继业,并缘武勋,成吏绩,著声鹤、豫、闽、湘间。”

“高氏山公”就是高严,字山公,生于1661年,任户部江西清吏司正郎、永安县知县、河南孟津县知县、工部都水司主事等职。《高氏宗谱》中录有他的两篇传记。一篇是清代同乡进士姜任修撰的《户部公传并赞》,另一篇是《户部公邑乘原传》(即录在《如皋县志》),恰巧佐证了沙元炳序言中“闻人名达于方志”的说法。

兹据两篇传记及其他史料,将高山公的履历与事迹整理出来,以示这位清吏武官的高贵品质。高山公从小就是一位孝子。他小时有德有才,性格淳厚。母亲朱太夫人,身患重病,服药无效。高山公小小年纪,发愿以身代替。他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:一位仙人给朱太夫人送来一颗金丹。随后,朱太夫人竟然痊愈。这段佳话录入了《维扬华山堂碑》。

高山公少年入伍,非常人可比。《户部公像赞》首句便是“十三从军,功成名立”。13岁时,他已随军生活。15岁时,他已被姚启圣招至麾下。高山公精通奇门遁甲,又善于击剑,能于百步之外杀死敌人。时年为康熙乙卯年(1675),耿精忠已起兵造反。姚启圣被擢拔为浙江温处道佥事,参与平定宣平等地叛军。一日,高山公报告姚启圣说,今夜必有贼人来袭,自己可立功。姚启圣觉得他年纪尚小,未引起警惕。原来,一个都司有罪在身,于是通贼,准备当晚潜逃。待到入夜,两个贼人潜入军寨,带着都司逃亡。高山公早有预料,一路追击,屡出飞剑,在军寨十里外,斩杀都司与两个贼人。他又计上心来,携带王文、张忠两个仆人,冒充都司、贼人前往敌寨。大雾弥漫,敌人酣睡,站岗人竟然没有辨认出他们的身份。三人趁着天黑,杀入敌寨。贼人如同惊弓之鸟,不明高山公等只有三人,混乱中竟互相残杀。姚启圣又带兵赶到,内外夹击,待到天明,一举捣毁15个山寨。姚启圣上奏朝廷,为高山公请功。年仅15岁的高山公,功加十九等,获赐正一品服。王文、张忠,都成为都司。

姚军攻克永安县,任命高山公为知县。时经兵燹,百废待兴,百姓待救。高山公清廉勤政,出资救人,将死人一一下葬,将病人一一治愈,将食物、衣物送给穷人,还鼓励年轻人生育。在他的治理下,永安县百姓获得很高的幸福度,传文赞曰:“民有生成之乐。”日后,高山公回如皋丁忧结束,再任河南孟津县知县。他重清廉、施仁政,惠泽一方,百姓为他建造生祠,传为一时佳话。抚军阁公上奏朝廷恩准提拔高山公。康熙甲戌年(1694),高山公调往工部虞衡司任职。由于平日清廉,他的盘缠有限。从河南走水路进北京,船行至河中,船公发难,向高山公索要五十金,他囊中不富,面露难色,只好责备船公要得太多。船公直言不能再少,否则免谈。他边说边要掀翻船只。高山公无奈之下,只能答应付钱。事后,大概船公猜想京官怎会小气如此,笑他不可能是工部虞衡司的官员。两年内,他又转任户部江西清吏司正郎,管理南新仓事。他未雨绸缪,平日存粮,待到灾年,大量百姓得以存活。

这位长期在外的清吏武官高山公,很是思念家人,常有家书诗作往还。家谱中留下他的首《答兄》,道出其生平功绩和报国因:忆自束发始,严亲授句读。勉我作良臣,期我以名宿。乙卯耿孽动,行间蒙甲胄。相从西征,戮力殊渠冠……一身许报国,自效奔奏。国恩不敢忘,亲心不敢负。

下图:高山公画像与《高氏宗谱·高氏家集·高严》书影。



## 任港路百年变迁

□程太和

任港路,位于南通城西南隅,因邻近的任港河及长江边的任港码头而得名。任港路东起孩儿巷南路、西至长江中路,全长2.7公里。任港路始建于民国初年,已有百余年历史,曾是城区通往任港码头的唯一交通道路,当时仅通行人力车。1946年改建成碎石路面。1966年任港路改名为“大庆路”(1971年任港河上新建的双曲拱结构大桥也命名为“大庆桥”),1981年恢复原名任港路。

1960年,新建南通港客运码头,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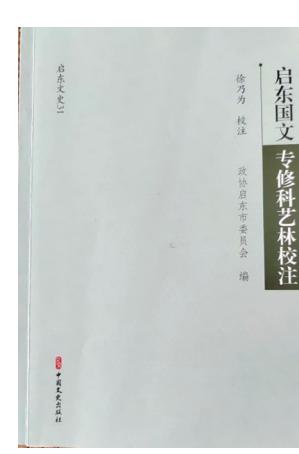
辟人民西路进出市区,并开通4路线(初称“城港线”)。公交车通行在城区至南通港之间,任港路不再是城港间的交通要道。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,南通机床厂(位于任港路23号)、南通第二机床厂(任港路24号)、南通电视机厂(任港路56号)、南通航海仪表厂(任港路58号)、南通无线电仪器厂(任港路42号)、南通电子仪表厂(任港路60号)、南通化工机械厂等数十家工厂企业建于任港路,形成了机械机床、电子仪表工业为主的工业区。任港路随之演变为南通工业区主干道。

任港路是在上世纪20年代老路的基础上修建的。道路线形弯曲、路面狭窄,1949年后曾多次进行改善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由沿线各单位集资,政府补贴的办法扩建任港路。全线分东西路两段拓宽扩建。东段路面由7米拓宽到13米,西段路面由6米拓宽到9—10米,全线新铺筑了半刚性基层,沥青混凝土路面,完善了道路排水管道,两侧修建了人行道,有效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。至于近年来在城市更新中面貌一新,那是新闻了。

## 遥想启东国文专修学校

□田耀东

这本《崇明外沙私立启东国文专修科艺林第一集》的原主人杨宴鸿的外公是前清秀才,年轻时曾追随黄兴共建“苏州垦业学院”,科举废止后,和同样是秀才的兄弟在海门汤家镇合办私塾。中国近代作家、学者卞之琳就住在隔壁,小时在陈氏私塾启蒙,“明月装饰了你的窗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——后续的故事就从故乡的窗口走遍万水千山。



明外沙。启东国文专修学校的校长倪华清、庶务张贤是圩角镇人,校董施滋培是新港镇人,校董祝应乾是久隆镇人。这些心系教育改革的崇明外沙人聚集在一起办学,圩角镇交通发达、商贸繁荣,把学校设在这里,当在情理之中。

学生倪诗酒在命题作文《上已旅行记》中写道:“早餐既毕,排队出校……北走长堤,约五六里,至永昌高等小学。停二时,复西循河折北,至三丫支镇,北行蜿蜒直赴尚平两等女学……日午留膳。膳毕,入内参观,越时复南行,经久隆镇,过农业校……又西至大生分厂……遂与同学周行而出。时则夕照满林,斜阳一角,新月一钩,横挂天末,玉弯眉态,依依恋恋……”从文中记述的步行的路途和时间,也可确定学校的校址。

学校配备了优秀的老师,监学兼教授史学文牍的谢鸣谦、教授经学说文的李辰都是前清举人。学校还聘请了名医王祖绳为校医。王祖绳,字子贤,海复镇人。1925年孙中山病重,王子贤与校长倪华清、教授国文诗词地理的主任邱舜天、圩角镇学生薛祖昌等一同前往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铁狮子胡同顾维钧住宅,王子贤为孙中山诊疗。时孙中山肝癌已至晚期,王子贤开了中药,减轻了他的病痛,延缓了生存期,得到孙中山的赞扬和肯定。

艺林第一集在启东设县十年前就出

版了,但版权页却用了启东称谓,因为校长倪华清与校董施滋培、祝应乾,正是当年最早提出设县主张并为之奔走呼号的主要人士。

施滋培早在宣统二年(1910)就上书张謇,提出外沙分治设县的主张。祝应乾则联合外沙十多乡董在1911年上书江苏都督程德全“恩准分立一县”。

施滋培在陈病尧编辑的《启东设治汇序》中说,设县之资助者,“始以施子少岩、祝子筠青(应乾)为最,继以倪子耕(华清)为最”。

《请愿分县纪略》中说:“民国四年……倪耕诗划舟招住,请常住伊家,专办分县。”可见倪华清用自己的亲戚关系,并把家作为请愿分县的办事场所。

施滋培民国二年致张謇函中说:“培在宣二年(1910)主划崇邑大江以北,通海东部合成一县……取名启东,经省会议决。”在《启东设治汇序》中又说:“培所定启东县名,至今春(1928)而显。”

倪华清、施滋培、祝应乾在1918年所以率先把作为县名的“启东”二字嵌入书名,正是为分治设县而呐喊。

三位为设县奔走的领袖人物还把自己的主张贯彻到教育中去,平时学生的作业就有分治设县。

学生倪诗酒在《送施宗道(滋培)先生赴金陵请愿分治序》的命题作文中写道:“外沙新涨之地有三千里,土著之

民已三十万;实业农桑,无日不进,殆天将有意启我外沙欤。则安可以隔江跨治,而附属之耶?于是,外沙十乡父老昆弟,公举施公任分治之事。曰:我外沙非分治,莫能救斯民……”

学生薛祖昌在命题作文中写道:“吾外沙土地广大,人口庶繁,物产丰富,贸易茂盛……地方之发达,可谓盛矣……而远隶崇明,隔江跨治,政令难周。富者损财谋生,贫者苦痛尤加。此施宗道先生发起外沙分治之说由来焉。”

学生倪诗酒在《赠施宗道先生》的七律中写道:“浩歌长啸气如虹,为国为民五载中。策论纵横惊海外,风尘奔走尽江东。”

从这些诗文可以看出启东国文专修学校注重让学生关注政治、关注民生,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,实在难能可贵。

学校设教职员9人,学生39人,海复的学生13人。学生的通信联络通过各镇的商家进行,如倪诗酒通过东兴镇协和泰、王亮寅通过海复镇沈长泰、王伯原通过海复镇瑞和堂。

艺林第一集在启东设县十年后揭开了这段尘封的过往,让人不禁遥想那些早已远去的鲜活身影。

## 紫薇书院与紫琅书院

□王士明

通州最古老的书院在通城寺街社区的北部,名紫薇书院。关于紫薇书院的记载,最早见于明万历《通州志》卷五《志·古迹》“紫薇书院在州西北光孝塔右,今遗址尚存”。另收入该志的淮南节制参议王应凤撰写的《通州贡院之记》中提及南宋嘉定年间(1208—1224),知州乔行简移通州贡院于紫薇旧宅,“是邦病湫溢,遂迁于州治西溪紫薇旧宅”,其址有“光孝塔屹立于东南”。由此可知,紫薇书院建于南宋,始地时间不明。书院位于天宁寺西北,相传后来的胡状元府即其址,经实地考察,大体相符。虽然关于紫薇书院的文字记载仅此寥寥,但作为通州第一所书院,紫薇书院永载史册。

寺街还建有通州历史上办学时间最长、规模最大的书院——紫琅书院。通